



往年到了谷雨，塞北山上的杏花早都开了，浅绿的草木间现出大片粉白粉红的颜色，令人赏心悦目。今年春寒，谷雨那天早上，天色阴沉，远山迷蒙似愁云连片，人的心情也就有些压抑。不料，就听来最想听到的消息，四川雅安发生地震！

这一天，家里的电视都开着，生怕漏掉有关地震的任何一点报道。雅安，你要挺住！雅安，你要坚强！这应该是那时我们大家

雅安，你是一枚不凋的紅葉

何申

心中最想说出的话。我经历过地震，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在天津，许多老房子倒塌，我跑到街上，楼上的一块砖头擦着耳边就落在脚下，好悬！那时通讯条件差，震后一天了，都不知道哪是震源。记得很清楚，夜里下雨，大家头上顶着塑料布坐在泥地里，说：要是能听到广播的声音就好了……

往事历历，沧海桑田。蛇年谷雨的天空虽然尚未放晴，但从雅安地震的那一刻起，从党中央到地方政府，从军队到医院，从雅安从四川到北京到全国，一下子就紧急行动起来。飞机、汽车、步行，各路抢险大军冒着飞石穿过险区，以最快速度赶来，向灾区人民伸出救援之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李

克强总理亲赴灾区，整个救灾工作紧张有序有条不紊地全面展开了。由此，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祖国，在大灾面前显示出不可战胜的决心与力量；一个温暖的祖国，对人民生命的高度关爱；一个和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个富强的祖国，为灾民提供最及时的救助……

那是数年前的深秋时节，我到雅安参加“红叶节”。其间走过芦山、天全，走过茶马古道，到了二郎山，穿过那条很长很长的隧道。几天下来，就感觉雅安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史话丰富。这春天的红叶，是杜鹃等一些叫得出名的花首，而待到深秋，就分不清个数了，只有漫山遍

岭由金黄深染至火红的树叶，由远到近扑面而来。在喇叭河口景区，我站在一条流淌着如碧玉的涧水边，发现有一片红叶与众不同：众多红叶都镶嵌在山坡上，而独有这片红叶绽放在涧水中，把那片水都映红了，仿佛是矗立在水中的红宝石……

问同行的当地朋友，他老道地朝上望望，指着一大片裸露的山石说：那是雨季滑坡，连土带树从山上冲下来，又站住了。

多么顽强的生命，多么坚强的“红叶”，不幸从高处跌下，而一旦站稳脚跟，就要顽强地生存下去，还要把红彤彤的色彩献给秋景，献给人间。日后，当汶川地震时，我就常想起那片红叶，认定那里的人

们一定能度过难关，再度花红。

雅安地处西南，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但那里的日落明显地延长了。晚饭在这里确实晚，晚饭后的街上天幕浅淡暖风拂面，无处不裹挟着草木的清香。山多平地少，两山夹一河，是这里的地理特色。一条茶马古道，将云贵高原与中原大

路连在一起。而当下的二郎山公路和隧道，还有更多的道路，则穿越在无边的红叶间，把关山万里遥不可及的概念，极大地改变了。天府之国，蜀道难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毫无疑问，坚强的“红叶”一定会伴随那里坚强的人，闯过艰难险阻，重整河山，再建家园，再办一个个更红火的“红叶节”，迎接八方来客。



雅安风光

一个人又踉踉地来到了海塘上。

海塘似乎总在我情绪低落时，不经意地横在我的面前。我也似乎在那样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步到海塘上。

海塘就默默地迎接我，像一个我所钟情的驿站。在我落寞时，我已几次投向它的怀抱。

海塘就在海边大道的边上。应该说，海边大道沿海塘而建。因为有海塘的横贯，将海边的屏障，海边大道才坦然地延伸。人们常说，海塘，是海岛的生命线、幸福线，而此刻的我，却感受到海塘是一道静默的情感线，与我相影相怜。

海塘笔直阔大，坚硬沉稳，在虚幻似的灯光下，一直向着前方蔓延。海塘的外延是两排高耸的树木，为防护林，树枝的间隙中渗透出点点光线，斑斑驳驳。再往外，便是海边大道，一盏盏路灯黄晕中吐露明亮，越过防护林的头顶，隐约地将柔弱的光照映到海塘上。海塘不再漆黑，令我可以漫不经心地孑然而行。

今夜的我，犹如失恋似的，心里一片落寞。漫步海塘上，我不由诘问自己，何以落寞？是生活上不如意？好像没有。是工作上的烦恼？一天的工作顺畅有序，毫无不顺心的事。是情感的纠葛所致？也无甚伤害的意味。想不出个缘由，只能拿莫名其妙的帽子来戴上。人有时候当真非常奇怪，会突兀似的无缘地冒上一种情绪低落的情景，又一下子难以消解。这样的时候，便想一个人走走，却不由步到了海塘上。

海塘仿佛有个场，总在我产生落寞的心境后吸引着我。今夜的海潮有点高涨。与海塘坝身一样阔大的削浪平台已湿漉漉一片，缓缓的波涛轻轻地抚摸坚硬的水泥面墙，“哗哗”的响声一阵又一阵，此起彼伏，白花花的浪涛刺时化为泡沫。我是不是那一阵波涛或者一朵浪花？要是做那波涛抑或浪花，想来也不错吧。如此，我可以将自己融在海中，与海同在。波涛起时，有我在其中；浪花跳跃时，我也一同跳跃。那样的话，我怎会一个人孤零零在海塘上？转念一想，那也不行。潮涨潮落，浪涛阵阵，哪一阵是我自己的？浪

花拥簇，又瞬间消散，我又在哪里？芸芸众生，还不如我独自漫步海塘上，更显自己的存在。

对岸的灯火似乎也不比以前明燥，稀疏了许多。像我落寞的情性一般。以前，那对岸的灯火，将它作为一道夜晚下的景致，常常从欣赏的角度加以赞美。难道那家企业不景气，连夜晚的灯火也缩减了？或者长年累月又到风下雨中点亮亮的灯火遭受了暗灯的情状？我不能确定。我只感觉对岸的灯火已无生机似的，如一个个呆愣的灯人，呆呆地望着脚下的海，或者望着我。尽管我也打不起精神一般，还是超越了它们，能在海塘上行走。

海塘边那条栈桥顶端的码

夜的海塘上

复达

头上，停泊着一艘轮船。舱顶上的几盏灯明晃晃的，给寂静的海面送去了微微流动的光照。多想拥有这样的一艘船呀，最好是一个人驾着，自由地飞向茫茫大海，自在地翱翔海上，抛弃那莫名的意绪，将隐埋的种种杂念湮灭在船尾的滚滚浪涛中。可惜，我依然无奈地漫步在海塘上。

好像有点累，喝过酒的头也愈发晕了起来，就坐在海塘的堤坝上，思绪渐渐一片空白。眼皮不由闭了，睡着了一般。仿佛有一个人飘然而至，轻柔地挨着我坐下，陪着我沐浴夜晚的海风，或者静逸地眺望对岸的灯火，像一对爱意浓浓的恋人。睁开眼，却空无一人。我在创设一种动人的情景，还是在梦幻般的奢想？摇了摇头，苦笑一下。黄晕的路灯依旧不声不响，对岸的灯火也依旧呆愣地亮着，海浪不紧不慢地发出轻盈的呢喃，宛若慵懒的一般。防护林投下的阴影，将海塘坝面重叠出了一道黑色的横边。一切依旧。

只有我活动着。站起了身，感觉风渐大，将风衣的领子竖起来，又裹紧身子。其实阵阵海风也还温情，冷的是心绪。

有一个人正朝我走来，慢悠悠的样子，却在前面的堤坝上坐了下来。这也是一个孤独的人，竟在海塘上不看夜的海，不望对

岸的灯火，不闻轻呢的涛声，自个儿玩起了手机，抑或在发信。我以为有伴儿似的，忽一想，这是两种情状，也是两种心情。我只能是我。我对海塘的情结，似乎超越于他人。

还是回去吧。这样清冷的海塘上，我会越待越如海塘那般，变得冷硬，坚韧，将情感的波涛硬生生地截堵起来。这是最要命的。

海塘的入口还停着几辆车子，一路走来却不见一个人影。他们去哪里了？隐藏起来了？在栈桥中间的辅助用房边，还是在防护林的空隙间，正悄悄地亲热？或者如我这般落寞，却将身影匿藏？我晃回身，不再想他们如何。

现在，海塘已在我背后，却又在我我心中。我不知道如何在苦闷、烦恼、抑郁或者孤寂时会油然而想到海塘，不由自主地步到海塘上。

是海边大道的这条海塘天天相见，有了种亲切感、随和感？还是夜色下的海塘有种磁场在吸引我？细细一想，海塘只是个平台。夜幕下，海塘是那样静寂，带给人的是那样朦胧的意境。对岸的灯火点，却不明亮，有的只是散淡的光线。两岸之间的海域，波光鳞鳞，更是朦朦胧胧，令人亲近。海塘脚下的海浪也如朦胧一般，似醒似醉，只在喃喃自语。大道上黄晕的路灯，透过防护林的间隙，投射在海塘上，同样光影斑驳，一片朦胧。朦胧，才赋予亲和，才有磁性一般魅力，将我不知不觉地引到海塘上，释泄心中那丝丝缕缕的落寞。

低落的心绪果真是莫名其妙吗？我又追问自己。任何事，那些无形的情感，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而自己的心怀可容纳茫茫大海，也可容纳复杂烦恼的事情，够博大，够宽阔了。可是，为何又会沉沦样的？难道是自己太敏感、大任性？或者正直的心灵容不得杂质的渗透？或者特别珍视那份情感，经不起一丁点伤害？我摇摇头，终究理不出个头绪来。

忽然悟到，假如不再独自去夜晚下的海塘，那么我所有的一切都将是从容淡定的，心境定然一片平和。那该多美好。就努力着，不去夜晚下的海塘，尽管夜的海塘上很是诱惑。

为雅安祈福

潘永翔

雅安！雅安！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八时零二分此刻

所有的目光
所有的神经
都是你的方向

泪水不能代替
无法言说的忧伤
沿着我的目光
有一缕温暖在传递
地震中受难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都在关注你们
都在为你们祈祷

你是川西咽喉
你是青藏门户
那里盛开美丽的金银花
那里是大熊猫的故乡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正把这里吞噬

笑声，汽笛，鸟鸣
以及阳光下花开的声音
竟一同沉陷在那个撕心裂肺的瞬间

瞬间出现的废墟
废墟中丢失的鞋子和书包
天空中盘旋的哭声
无人接听的手机……
牵动着无数的神经

无数颗心正在向雅安靠拢
向芦山靠拢……
沿着这种神铺成的道路
抢险队伍正在出发
……

废墟中的课本

雅安，芦山，天泉……
牵动所有人的心
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我紧紧盯着电视画面
一本打开的课本在废墟上
静静地躺着
画面瞬间定格

满眼都是这个彩色的课本
一页一页静静地翻动着
我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
我看到了一张张稚嫩的笑脸……

一朵鲜花枯萎
击中了所有人的心脏
大自然的罪恶
让人类品尝

我们活着
而他们却永远地去了
眼泪，哭泣，悲痛，哀号
我们还能承受多少伤痛？

一团漆黑的夜色
让我们知道：
生命像一缕尘烟
生与死只是瞬间的翻版

总理的目光

一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
在灾区的上空盘旋
所有的灾难
也抵不住人心的重量

那一道温柔的目光
那一声诚挚的问候
那一剂良药
医治所有人的创伤

一个普通的公民
一个国家的总理
心里牵挂着灾区人民
行走余震频发的大地上

二〇一三，我的曙光初露的祖国
刚刚从寒冷中挺起腰身
就陷入无情的地震

我们的心里能存放一千个苦难
就能在一千个苦难中挺直脊梁

雅安，芦山，龙门……
沿着总理的目光
把你的手伸出来
紧紧放在我们的胸口
放在祖国的胸口，
我们重新播种坚强
我们重新收获希望

早安，雅安！

张春波

汶川地震，快五年了，四川的正从悲壮走向豪迈。然而，历史的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灾难再次“回访”美丽的天府之国。

广汉，我居住的城市，风光秀丽，距成都仅二十几公里。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八时零二分，双休日小城的那份宁静被打破了，楼房在摇摆，大地在起伏。我和妻子在睡梦中惊醒，躲进了卫生间，此时早起的儿子也用睡枕护住头藏在了写字台下面。对于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我们，这一切都是平时演练过的套路，虽然从感觉上知道这次震级很大，但镇定更重要。

检查完水电气的安全后，我们一家人下了楼。来到小区门口的宽阔地带，这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人们用手机拨打亲友的号码，但大部分都暂时无法接通。十几分钟后，手机有了信号，上网，一条快讯跳了出来：雅安芦山，7.0级地震！

雅安地震！我当时就懵了。广汉距震中不过一百七八十公里，难怪震感这么强烈。突然，我好想明白了什么似的，在手机上翻找王哥的电话。王哥，是我的哥们儿，就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一家工厂上班。他们厂子是央企中航工业集团的下属企业，是三线建设调整时，从雅安搬迁过来的，同时搬过来的还有另一家原在雅安的中航工业国防企业。因此，这两家工厂的职工与雅安有着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

王哥是周末回的雅安，参加亲友的婚礼。我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可始终无法接通。等待，焦虑。雅安，我太熟悉了，这个曾经的西康省省会，有着诗意的别称“雨城”，青衣江穿城而过，上里古镇历史悠久，蒙顶山茶韵味飘香，碧峰峡的大熊猫更是驰名中

外，而这些淡雅的风景中都留下了我和王哥的足迹。漫长的等待，忐忑不安的祈祷，一条短信响起：哥们儿，早安！一切安好，雅安！

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和家人走在城市的街头，开始有点慌乱的人们回归平静。一家家电卖场按时盛大开业，只是户外的巨大电视屏幕没有播放广告，全程直播央视的抗震救灾特别节目；总书记、总理的一条条救灾命令下达；解放军、武警、消防战士、公安特警飞驰救援；医生、志愿者紧急行动，整个国家的行政资源都井然有序、高效地运转起来。我们离灾区很近，但我们尽量不去，少添乱，为营救让开一条生命通道。

灾难，已使我们成长。今天，面对雅安地震，虽然我们还会紧张，但不会恐慌；虽然我们还会流泪，但不会迷茫。地震是灾难，让我们痛苦、煎熬着，但地震也让我们团结、关爱、彼此搀扶着，一颗颗炽热的爱心，正细细密密地缝合着震区流血的伤口。

夜深了，我还继续关注着雅安的灾情，希望民众能在帐篷里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或许，每个醒来的清晨都是一件礼物，活着真好；或许，灾后的第一个清晨，我们要面对那套黑的报纸，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释放坚强，说一声：早安，雅安！挺住，芦山！加油，宝兴！

早安，雅安！太阳已经升起，止住泪水，怀揣信念，生活还要继续。



地震中的婚纱

唐建军

一个花好月圆的故事
在山岳七点零级的震源中
摔出几个跟斗
从挤满祝愿的婚礼现场
跌进惊恐丛生的劫后万象
梨花早已凋谢
婚纱成为清晨昏黑里玉一样的白
当汹涌的人群冲避难场所
她宛若童话里的天鹅
扬着头飞往源头的危难
房屋摇晃着倒塌
婚纱在不停的余震中挺立着
用每一缕纹理的体温
抚慰尚在流血的创伤
捋直一根根松软的希望
河水吞噬着泥浆作咳

殷勤的彩蝶失去踪影
婚纱有如山间清流
不息流淌着灌溉着
向大地撒播华夏古国的大爱无疆
行云躺在暮春怀抱里吓灰了脸
收起裤脚四面逃逸
婚纱辉映着新娘子的目光
当汹涌的人群冲避难场所
她宛若童话里的一瞥
向天空传递朝霞般的中国力量
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绽放
被突如其来的天灾浇凉
看着挂在摇摆间的几星污泥
婚纱并无小女孩似的后悔
她折叠起这天喜的泪和惊魂
未定的土
在新梳妆台的一层作永久收藏